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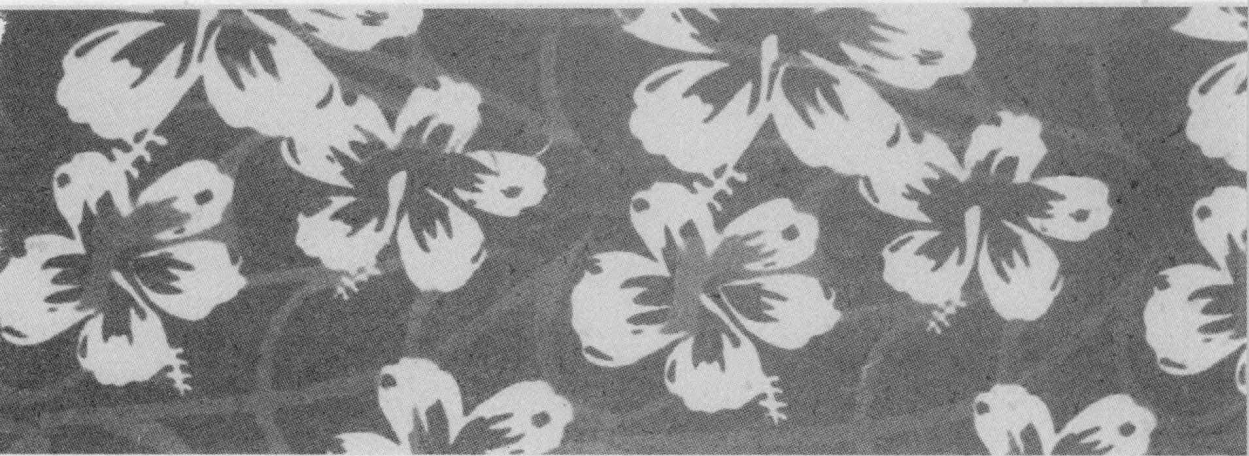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沧桑巨变的长篇小说

老板娘

郭明辉 / 著

一条**国道**开通了、一座**小镇**骚动了、
一个女**人心**乱了、一段**故事**展开了……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老板娘

郭明辉
著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板娘 / 郭明辉著. —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 - 7 - 5396 - 3167 - 7

I. 老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6167 号

老板娘

郭明辉 著

策 划: 刘正功

责任编辑: 刘正功 吕冰心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71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300,000

印 数: 5,000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5396 - 3167 - 7

定 价: 28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部

1. 暖冬与改嫁没有关系/001
2. 小白很烦/006
3. 一项事业/010
4. 醉了/015
5. 洗澡过年/018
6. 门对子/026
7. “畜生”是骂人/036
8. 唱大戏/042
9. 借钱/050
10. 打针是流氓行为/059
11. 谈判/064
12. 辣椒炒肉丝/069
13. 谁怕井绳谁知道/075
14. 十九钻的上海牌手表/082

第二部

1. 一难加一难等于两难/087

2. 从北京修过来的路/094
3. 副镇长是老同学/100
4. 喜酒不醉人/105
5. 以个人的名义请客/112
6. 偏方往往是偏的/116
7. 瓜子代表幸福的生活/121
8. 双喜/126
9. 对第三产业的一种理解/131
10. 传言像刀子一样快/136
11. 典型的一般意义/141

第三部

1. 姊妹关系/148
2. “一国两制”确实是个好主意/154
3. 合同就是一根绳儿/161
4. 有压迫就有反抗/167
5. 女大不由娘/172
6. 反思“自来卷儿”/179

7. 新起点/184
8. 侦察/190
9. 李玉芝“南巡”/199
10. 绿帽子事件/2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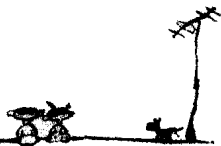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部

1. 黑猫白猫/213
2. 户口是重要的/218
3. 整十岁/223
4. 中文寻呼机/229
5. 下海也是出路/234
6. 冬天里的一把火/239

7. 算命/245
8. 大哥大/250
9. 心宽体胖/257
10. 没有老板哪有老板娘/263
11. 混账的事/269

第五部

1. 春暖谁先知/275
2. 洪水来了/277
3. 燕来的含义/280
4. 不算尾声/284



第一部

1. 暖冬与改嫁没有关系

李玉芝考虑改嫁的时候，赶上了暖冬。其实，暖冬跟李玉芝改嫁没有多大关系，暖冬就是暖冬，让她赶上了。

过了大寒，雪没下一场，霜也没落几回，灰秃秃的庄稼地里，土皮子还是硬邦邦的，一点也不酥。入冬后，一直是朗朗晴天。太阳暖暖的，村庄房顶上的麦秸晒得暄腾腾的，坐在门槛上晒一会儿，鼻尖儿和后脖梗儿会冒汗。房前屋后的杏树、桃树，枝条泛青了，花骨朵儿好像隐隐约约要鼓出来，这是暖冬。暖冬对庄稼人来说可是不太好的事，该冷的时候就要冷，该下雪的时候就要下雪，地里的麦苗子长疯了，肥力拔完了，来年的收成就会减。不经冷不经冻，来年春天会得病，庄稼是这样，人也是这样。省了烤火钱，来年买药吃。上年纪的人都说不好啊！

李玉芝却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李玉芝住在双井镇南小张庄，也算是吃庄稼饭的。但是，庄稼好不好，她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她对种庄稼根本没有兴趣。夏天，生产队热热闹闹地搞“大包干”，别人家都欢喜得像拾到元宝似的，李玉芝却觉得无所谓，“包干”有啥好欢喜的？搞不搞“包干”不还是一样种地，还不是一

样跟泥巴打交道！别人家都急红了眼儿抓阄认自家的地，她不去，坐在堂屋门旁嗑着瓜子、打毛线衣，分剩下的就是她家的，一点意见也没有。别人家一分到地，抢着时令下种子，又是玉米红芋，又是大豆芝麻，李玉芝看都懒得看。直到秋上种麦才到自家承包地里看一眼，因为没有男劳力，没人犁没人耙，麦子种得晚，稀拉拉的麦苗现在才刚冒出地皮，看那势子也拔不净地里的肥——本来也没施上多少肥，人家又是尿素又是二氨，一遍遍往地里撒，她啥化肥也没买，只撒了两板车茅房里的人粪和猪圈里的猪屎。话又说回来，她家只有她和小燕子两口人，一共分到三亩二分地，就是无灾无害，又能收多少？娘儿俩两张嘴够吃就好了！

暖冬没啥不好！李玉芝就是这样固执地认为。暖冬就会生病吗？生不生病，跟暖冬有啥关系呢？生病都是人自己作的，平时不爱干净，不害病才邪怪呢！李玉芝自小就爱干净，她一家人都爱干净，所以就很少生病；她闺女小燕子也很少生病，从小到大头上一个虱虻子也没生过；就连她死去的男人也很少生病，可惜的是她男人前年在北河煤矿挖煤时被埋在了里头了。生不生病，就像该不该死一样，都是人的命，人的命跟暖冬有啥关系呢？！

进了腊月，还不要穿肿泡泡的棉袄棉裤，这让李玉芝更加体会到暖冬的好处。李玉芝对穿着是讲究的。在双井镇以及周围几个村庄上，除了镇上吃商品粮的女人外，像李玉芝这样讲究穿戴的女人是不多的，所以，李玉芝就显得很出众，甚至比镇上那些吃商品粮的女人都招人眼。二十七岁的李玉芝虽说长得不是多精致的人儿，但除了嘴又大一点，眼窝儿那里有一小撮雀斑，其实也不难看。要紧的是，李玉芝有一副好身条，匀匀称称的，该肥的地方都肥了，不该肥的地方都不肥，像是专门用面捏出来的。走起路来，腿不动腰不扭，腿一动腰就扭，两条辫子梢在腰窝儿那里晃来晃去，好像指点人家说下面的屁股圆得很。这一点让李玉芝很自豪，也让她和庄上的女人区别开来。年纪差不多，同样结婚生过孩子的妇女，不是瘦得像丝瓜干，就是胖得像冬瓜瓤，像她这样水萝卜似的，就没见着几个。二十岁结婚那年做的偏开衩的裤子，现在还能穿，只要稍微吸一下肚子，扣上扣子也不觉勒得难受。现在，李玉芝就穿得很少，贴身穿的是一套白色秋衣，上身套一件自己织的红毛线衣，外罩一件薄袄，比夹袄稍厚一点，还收了腰身。下身穿着线裤，是用以前男人从矿上带回来的二十副劳保手套拆出来的线织的，外面是蓝涤卡的裤子，不紧不松，服服帖帖的。就是脚上的



棉鞋，李玉芝也不马虎，别的女人脚上穿的大都是穿蓝咔叽布的“二叶合”，虽说省事省料也省钱，但却呆板不耐看。李玉芝能看出来难看，就不会那么穿。李玉芝的棉鞋也是自己做的，但是她做的是黑灯芯绒面的高腰鞋，底子也不是麻线纳的，而是从镇上买的塑料底，很时新也很贵，两元钱一双，古铜色带花纹的，在土路上一踩，回头一看，留下一串的花团锦簇，心里美得很。

李玉芝身条儿好，穿衣服好看，所以就讲究穿。衣裳是女人的另一张皮，哪个女人不好穿？！对乡下女人来说，好穿后面意味着手上得有活泛钱，没有活泛钱，穿狗皮狗都咬你。李玉芝手上就有活泛钱。结婚前，李玉芝的穿衣打扮都是由姐姐李玉兰按照镇上时兴的样式张罗，买布要多要少从来就不用布票，因为李玉芝的姐夫是镇上合作社副主任范三友。结婚后，男人在北河矿上挖煤很来钱，大把大把往家拿，由着她花。那时候，李玉芝月月都到北河矿上去，回回都会置几身新衣裳。后来，她男人出事了，矿上赔了她一千元钱抚恤金。一千元钱可不是小钱，在小张庄盖三间大瓦房都绰绰有余。但是，李玉芝没有盖瓦房，想吃就吃，想穿就穿，花钱是不拘的。男人在的时候，女人穿得好是给男人长脸，庄上人会说谁谁的家里的穿得好，就等于夸谁谁能耐。男人不在了，李玉芝还是讲究穿戴，比以前更讲究，庄上人再不说谁谁能耐，而是说这个小寡妇心里痒了。

虽说引得庄上的人背后叨咕不断，说她吃的穿的都是男人命换的钱，她也无所谓。谁都知道，她有她的打算，尽管这打算没写在脸上，别人也能看清楚：年纪轻轻的，带个小闺女，她能守得住？！

按理说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，带着一个小闺女，吃得滋滋润润，穿得鲜鲜亮亮，小脸抹着雪花膏，小腰扭着杨柳风，没人说闲话，狗都不相信。李玉芝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才不在乎，才心安理得。不然，光听闲话，都会气个半死。自从她男人出事之后，姐姐李玉兰没少为她操心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刚开始，李玉兰一提让她再往前走一家，她都说不急，等等再说。现在，眼看守了快三年了，李玉芝也觉得对得起那个死鬼男人了，李玉兰再提这事，李玉芝就点头了。当姐的见妹妹心思动了，就开始四处去打探，双井镇上差不多够上条件的，都被她访遍了，经过三番五次筛选，最后定下两个比较合适的人选，一个是镇农技畜牧站搞牲畜配种的罗永刚，一个是镇上“胜利澡堂”的老板冯家安。

这两个人，李玉芝都熟悉，李玉兰也把打听到的情况摆给李玉芝听了，让她

自己好好考虑,定下哪一个,再找人去提亲。在姐姐面前,李玉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,说:“这两个人,各有各的好处,要是能把两个人的好处合到一起就好了!”

这是李玉芝心里话。姐姐李玉兰听了,抿嘴一笑,说:“谁不想是这样呢?要是再把栓保会唱的长处加进去更好了!”

栓保是电影《朝阳沟》里男主角,是李玉芝当年的偶像,当年放电影《朝阳沟》的时候,庄上人都说李玉芝长得像栓保的未婚妻银环。李玉芝听姐姐这么一说,知道姐姐可能以为自己的心气太高,笑一笑,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,像吹开鼻尖上的柳絮一样,慢慢地吐了出去。姐姐李玉兰看出她的心思,说:“女人就是菜子命,种到肥田里长得好,种到薄田里长得孬。好也罢孬也罢,就看你的命了。”

李玉芝眨几下眼,说:“就是就是。姐,你的命好,就是种到肥田里了,看你肥的,都冒油了!”

李玉兰拍了一下李玉芝,嗔道:“别胡吖了!依我看,反正都没有挑明,咱在暗处,他们在明处,先一个一个去摸摸底儿,有几个来回,就能品出个好坏来,到那时候,再定也不迟。”

李玉芝头一低,说:“姐,你说咋着就咋着。”

李玉兰笑道:“你心里那几道纹儿,姐还不知道?!”

自从姐姐李玉兰出了这道题目之后,李玉芝心里就没闲过。白天晚上,一得空闲就把姓罗的和姓冯的,像两个玩意儿一样,在心里掂量过来掂量过去。如果说是两个铁球,也差不多磨光亮了,就是拿不定主意。

其实,这两个人,李玉芝都不陌生,甚至可以说都熟悉。

罗永刚是镇北罗老庄人,属牛,个头不高,外号叫“磨塞子”。在镇中学上学的时候,罗永刚比李玉芝高一届。罗永刚内秀,毛笔字、粉笔字写得都好,那时候学校里出墙报回回都是他。因为个子矮,常常是在一张课桌上再擦一把凳子,罗永刚站上去才够得着。那时候,李玉芝学习不大好,却喜欢练字,所以,看见别人字写得好,喜欢在一旁看,罗永刚出墙报的时候,在一旁帮忙的,往往是李玉芝。在李玉芝的印象里,罗永刚除了个子矮一点,长相不难看,白白净净的,还透着几分秀气。罗永刚还会吹笛子,李玉芝听过他吹,吹的是《东方红》、



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好听得。罗永刚他爹原来是县农业局的干部，据说是解放前的大学生，专门研究牲畜配种，可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被打成“右派”，腰子被造反派打坏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一家人过得苦得很。毕业了，罗永刚跟他爹私下里学了些技术，进了农技畜牧站帮忙搞配种工作，可能觉得低人一等，所以虽然有时候在镇上也能碰上，罗永刚一般都不主动打招呼，能躲就躲了。因为家庭成分不好，家里又穷，个子又矮，罗永刚快三十岁的人了，还是一个“童子鸡”。前年全国搞“右派”“摘帽”平反，他爹也平反了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就让他顶替进了镇农技畜牧站，继续搞牲畜配种。这个工作不咋样，但也算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，吃商品粮，在镇上也有住房两间。地位变了，人也开朗了，逢集的时候见着，罗永刚会主动打招呼了。

冯家安，跟李玉芝同岁，人长得亮堂堂的，就是右腿有点跛，外号叫“路不平”。冯家安爹娘死得早，长大后在镇上的胜利浴池看澡堂子，帮人擦背修脚。冯家安闲不住，澡堂子不开的时候，就去做买卖，爆米花、贩冰棒、卖豆腐，小生意做个不歇，“四人帮”没打倒的时候，被揪去批斗过好几回，斗的时候他老实交代，不斗的时候他照样做买卖。冯家安脑子转得快，胆子也大，秋上镇上传出胜利浴池搞承包，当时没有一个敢伸头的，冯家安找到镇里胸脯一拍，就承包下来了。不仅承包了胜利浴池，还在旁边开了一个小饭店叫“胜利饭店”，秋冬做澡堂生意，春夏做饭店生意，日子过得很滋润。人家说，你可当心“秋后算账”，冯家安说，算就算吧，反正俺就光棍一根，小命一条！要是不算，俺就捣这个巧儿！冯家安结过两次婚，第一个老婆没有生孩子，有一回走夜路回娘家，被一条疯狗吓得掉进河里淹死了；第二个老婆是从南乡买来的，没过半年又被人家找回去了，倒赔了人家两百元钱。总的来说，冯家安的条件很不错。但是有一点，冯家安不吃商品粮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。

胜利浴池就在姐姐李玉兰上班的合作社斜对门。胜利浴池是双井镇唯一的澡堂，一般在寒露之后才开门营业。胜利浴池只有一个大池子，按日子分开，男双女单，双日逢集男人洗，单日背集女人洗，这是惯例。如果忘了单双日也不要紧，看一看浴池门前那棵大槐树上挂的灯笼就知道了：长长的冬瓜灯笼是指男人洗，圆圆的倭瓜灯笼是指女人洗，一目了然。李玉芝年年冬天都去洗，一冬天要洗好几回，不像庄上其他的女人，一年到头就洗一回。每回去洗澡，李玉芝都能看见冯家安，回回都会看见冯家安腰间围着一条大围裙，肩膀上搭着白手

巾，脸膛子通红，头发裸里冒着热气，里里外外地忙，高高大大的身影歪来晃去，倒是让人觉得这个男人干净、踏实。

关于这两个人，李玉芝在心里一掂量，真是半斤八两，没轻没重，没上没下，最多也就是一个席上一个地上。这么一说，也不是说李玉芝是个没有主见的人，只是这个决定对她太重要，重要的东西对待起来往往比较慎重。她想要的东西，在这两个男人身上都有，可偏偏分配在两个男人的身上。真为难，心都乱了。

2. 小白很烦

李玉芝觉得浑身骨头缝里像滴了老醋，又酸又涩，就知道身上要来那个了。这是老毛病，回回都那样，比天气预报都准。所以，她就准备好“骑马布”和纸，早早就哄着小燕子一起睡了。睡下之后，李玉芝在心里揉了一会儿姓罗的和姓冯的，慢慢睡着了。迷迷糊糊睡到后半夜，屋后猪圈里两头猪闹起来了，一阵号一阵叫的，把她吵醒了。李玉芝以为两头猪争窝，深更半夜，身上又不方便，就没去理会。李玉芝这一醒就没睡着，闭着眼在心里把姓罗的和姓冯的摆在一起比较，比来比去，还是那样，没分出个上下高低。费了半天劲，自己造成的结果，却是自己不想要的，这大概就叫折磨。李玉芝自己折磨自己的时候，两头猪也没闲着，一直闹。这两头不省事的猪，不知道李玉芝身上不舒服，也不知道李玉芝一心的烦事，只顾闹腾。李玉芝心里更乱，翻来覆去，一夜没睡好，心里烦躁，尿水也比平时多，一夜起了五六回，差不多尿了一瓦罐儿。

天刚马虎亮，李玉芝就起了，脸不洗、头不梳，拎根柴棍转到屋后猪圈去骂猪。

李玉芝养两头猪，一黑一白，黑猪是伢猪，白猪是母猪。平时，她管它们叫小黑和小白。李玉芝站在圈外，大喝道：“该死的小黑、小白，死叫唤啥呢！过年吃了你们！”

小黑、小白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，依然哼哼吭吭地闹。李玉芝忍无可忍，照着两头猪一顿抽。三下两下，小黑老老实实靠里头躺下不闹了，小白却是没有消停的意思，甩头摆腩的，哼哼叽叽，嘴里呼呼冒气，根本没有把李玉芝的镇压当回事。李玉芝更来气了，一蹶腿跳进圈里，追着小白狠狠地抽，一边抽，一边



骂：“这个猪娘养的，吃饱等饿，醒了等睡，咋就不给人省心呢！”

猪是听不懂人话的。小白依然还是叫，不仅叫，还用长嘴去骚扰小黑的屁股，小黑被抽怕了，摇摇头、翻翻眼，无辜地看看李玉芝。李玉芝气得牙直咬，举着棍子专抽小白，小白似乎不在乎武力，继续骚扰小黑，长嘴直往小黑的裆里拱。李玉芝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边抽边骂：“这个不要脸的小白！叫你贱！叫你贱！”

一夜没得好睡，这一通连喊带打，把李玉芝累得不行，呼呼喘气，鼻孔里像辣面儿呛着一样。李玉芝歇了一会儿，瞅着小白生气，再看看自己脚上的新棉鞋糊满了猪屎，更是生气，那可是她花了三个晚上赶出来的，那双塑料底可是花了两元钱买的！这畜生，咋就不给人省心呢？！

李玉芝气昂昂地举棍正要再打小白，小燕不知何时来到身边，扯一下她的袖子，说：“俺妈，俺妈，咱家小白‘打圈子’了！”

李玉芝手持棍子举在空中，慢腾腾转过脸来，看看小燕子，小燕子掖着对襟小袄，吸溜着清亮的鼻涕，肯定地说：“小白‘打圈子’了！”

李玉芝慢慢放下棍子，瞪一眼小燕子，说：“回屋去，你个小妮子，胡吡啥！”

小燕子抹一把清鼻涕，朝着秀子家的方向一指，说：“大前几个，秀子家的花猪，也是这样，她爸说是‘打圈子’了。”

李玉芝喝道：“滚回屋去！”

小燕子缩着脖子，转过身去。李玉芝得到小燕子的提醒，研究小白是不是“打圈子”了。“打圈子”是啥？“打圈子”就是母猪发骚想干那事了。“猪打圈子不认人，一闹二吵肿水门”。“水门”是啥？“水门”就是母猪的那个东西。这小白，吵也吵了，闹也闹了，李玉芝正弯下腰去看察看小白的屁股，就听小燕子在身后又说话了：“你看你看，小白屁股红了，水门也肿了。”

小燕子不懂事，说得脆生生的，李玉芝脸一下子红了，举起手中的柴棍，对小燕子骂道：“你个死妮子，滚！”

小燕子不知自己错在哪里，咕叻一句，缩着脖子，掖着小袄，跑回屋去了。

小黑、小白是春上一起从镇上买来的。相比之下，小黑长得快，年底差不多可以长到两百多斤，小白长得慢些，也还说得过去。这阵子，李玉芝正在给它们追膘，顿顿都有豆饼、麦麸子，想把它们追肥了，到年根儿卖个好价钱。

小白“打圈子”了。这可是李玉芝没有想到的。“猪不剿，不长膘”，这一点

李玉芝心里明白。当初她买猪秧子的时候，问过卖猪的劊过没有。卖猪的说，劊了、劊了，放心吧！这猪跟人一样，不劊它，长大了有想法，上膘慢。说罢，还拎起来把猪肚皮翻出来给她看，她还看到猪肚皮上的刀缝儿。现实是小白闹了吵了水门也肿了，那就真是“打圈子”了。看来这小白当初没被劊好。这该死的小白！这混账劊猪匠！

李玉芝想着这个事，觉得又是一个头痛的事。养猪，李玉芝还是有些粗浅的经验。按理说，春暖花开，畜生抱崽。畜生都是在过罢年暖和的时候才发骚性。这大腊月天，小白咋就“打圈子”了，真是乱了章法，没有道理了。没有道理的事，就说不清，既然如此，李玉芝只好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：给小白配种。

吃过早饭，院子里柿子树上飞来一只灰喜鹊，喳喳地叫，不一会儿，又飞来一只，两只喜鹊你啄我一口、我啄你一口，亲热得很，相互啄完了就一起叫。小燕子跑进来报告这个消息，李玉芝正对着镜子梳头，抬头一看，心里一喜，一大早，喜鹊登枝，大吉大利啊！

李玉芝嘱咐小燕子不要吓着两只喜鹊，抓两下麦子撒到柿树下，算是谢谢两只喜鹊了。

小白“打圈子”，喜鹊又登枝，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，李玉芝心里高兴起来，自己梳洗已毕，又把小燕子揽在怀里，帮小燕子梳洗。

小燕子问：“俺妈，今儿个咋恁高兴？”

李玉芝说：“高兴就是高兴，今儿个带你赶集！”

小燕子也高兴起来，然后突然问：“可是要给小白配种？”

李玉芝在小燕子小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，说：“小闺女家，说啥配种配种的，不知道羞，再胡吡我撕你嘴！”

李玉芝收拾好了，到屋后猪圈里给小白系上猪绳，牵出猪圈。小燕子看看李玉芝，笑一笑，李玉芝故意板着脸，问：“傻笑个啥？牵着小白，走！”

小燕子接过李玉芝手里的猪绳，牵着小白走在前头，李玉芝推着擦得锃亮的“永久”牌大链盒自行车，并不骑着，肩上挎着自己缝的拼花布包，不远不近地跟在后头，脸上漾着喜色，一路朝镇上走去。这不要脸的小白可能知道要给它找配对的，一出圈门，不用人赶，四只小蹄子跑得死欢。李玉芝心里暗叹：畜生就是畜生，也不知道要脸！



一出庄，就上了砂礅路，路两旁栽着白杨树，齐树腰的地方抹一截儿白石灰，用眼一瞄，齐刷刷的好看得很。一冬天没落雨雪，地皮子起灰，小北风一吹，灰土面儿直往脸上扑。李玉芝出门前在头发上搽了桂花头油，怕是容易招灰，急忙把自行车靠在路边的树上，从花布包里拿出一块头巾，对角一折，贴着刘海儿不紧不松地系上，只露出扶疏的刘海儿和白净的脸盘。头巾是针纺的，头几年在北河矿上买的，粉红色，衬得李玉芝的脸粉嘟嘟的，像个十七八的大闺女。这个效果，李玉芝在家里的镜子前早就自我欣赏过了，效果不赖，看上去很随意地一扎，其实是早有设计的，所以别人会咋样看，她心里有数。

李玉芝系好头巾，推上自行车，继续往镇上走，一抬头，却看不见小燕子了，四下一望，小燕子被小白拖着跑到路旁的麦地里去了。这个不要脸的小白急着要配种，翘着尾巴像疯了一样乱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哼叽。小燕子才七岁，跑不过小白，歪歪斜斜地在后面追，小白越跑越快，小燕子拉不住猪绳子，被拖倒在地，趴在麦地里哭起来。李玉芝骂了一句小白，在路边扎好自行车，然后去追小白。在麦地里，人跑不过猪，何况小白又在“打圈子”！李玉芝跑了好长一截子，累得直喘才把小白撵上。李玉芝抓住猪绳，狠狠地在小白的屁股上踢了两脚，棉鞋的塑料底儿在小白的屁股上留下两片花纹。这时候，小燕子也追上来了，学着她妈的样子在小白的屁股上踢了两脚，没有在小白的屁股上留下任何痕迹。

李玉芝把小白脖子上的猪绳系在车把上，让小燕子坐在后座上，推着自行车往镇上走。小白真是不要脸，低着头翘着尾巴，露出红肿的“水门”，往前蹿得快得很，李玉芝稍稍慢一点都跟不上步了。腊月里，赶集的人多，最扎眼的要算是李玉芝了。一个扎着粉红头巾的漂亮女人推着一辆锃亮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后座上坐一个小闺女，车把上拴着一头猪，猪屁股上有两片塑料底的鞋印。这样的风景，并不常见，不让人看都不行。李玉芝不在乎，昂头挺胸地走，尽量不让小白的牵引乱了自己的脚步。

小张庄离双井镇并不远，一里多路，一会儿也就到了。本来，见小白急着挨操的贱劲儿，李玉芝打算先去农技畜牧站给小白配种，可是一想到小燕子是个小闺女，带着她一起去那种地方，看见那样的事不合适，于是想先到合作社姐姐李玉兰家去，把小燕子放在姐姐家，再给小白配种。这样时间充分些，也有空闲跟罗永刚说说话，摸一摸底细。

腊月里街上的人多，小白在街上东钻西窜的，把李玉芝拿捏出一身汗，来到

合作社，姐姐李玉兰见她牵头猪来，问：“牵个猪干啥？这畜生不大一点，卖不上价钱！”

李玉芝看看小白，说：“别提了，小畜生‘打圈子’了。”

李玉兰转过身弯腰朝小白的屁股上看一看，说：“真是哩，真邪怪了，大腊月天，猪也能‘打圈子’！”

李玉芝说：“谁不是说呢。邪怪！”

小燕子一旁插话说：“一点也不邪怪，秀子家的花猪也‘打圈子’了！”

李玉芝扬起手，作出一个要打的样子，喝道：“死小燕子，看我扯你嘴！”

小燕子马上躲到李玉兰的身后，说：“就是、就是！”

李玉芝上前要打，李玉兰把小燕子护住，说：“她不懂事，别管她。那要给它配种了。”

李玉芝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，解开猪绳要去畜牧站，小燕子要跟着，被李玉芝吓回去了。李玉兰撵上去对她说：“正好，正好，你顺便找姓罗的叙叙话。”

李玉芝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嘴上却说：“叙啥话，那又不是叙话的地方。”

李玉兰瞄了一眼小白，说：“这小畜生，‘打圈子’打得真是时候，早不打晚不打，偏巧这个时候打，你说这东西是不是通人性呢。”

李玉芝说：“姐，说啥话呢。”

李玉兰笑了，说：“这小畜生给你一个机会！快去快去，晌午回来吃饭。”

3. 一项事业

农技畜牧站，镇上人都叫配种站，在镇西北角小白桥边上，一座大院，三排红砖青瓦的平房，围墙边上栽一排白杨树，碗口般粗细，齐刷刷直挺天空。树上一拉溜儿拴着两头牛、一匹马、两头驴，这几个大牲口毛色好、体格壮，一看就是做种的料。两头种牛老实，头对头卧在地上，一边晒暖，一边倒沫，神情专注，样子像是两个臭棋篓子在下棋。种马不老实，摇着尾巴绕着树转圈儿，浑身的水膘抖绸摇缎一般晃眼，肚皮底下挺出一根又粗又长的马鞭，晃晃荡荡，敲打自己的肚皮。两头种驴也闲不住，闷着头一口接一口地啃着白杨树皮，啃几口四蹄朝天打个滚，接着再啃，那两棵树被啃得白一块青一块的，像患了癣病一般。

院子上了铁门，没锁。李玉芝牵着小白推开铁门进去，四下一望，院中无



人，李玉芝就喊了一嗓子：“有人吗？”这一嗓子没回应，又喊一嗓子，这时候有一个声音传来：“干啥？”

听声音是男的，好像是罗永刚，可又不能确定。李玉芝想说给猪配种，可是话到嘴边，却改成说：“有事。”

那个声音又问：“啥事？”

李玉芝拴好小白，循着声音去找，却看不见人，再往前一走，看见南围墙根前一排矮冬青树棵子后面有一个人头在晃，再近一些，看清楚了，那人正是罗永刚。当时，罗永刚正在墙上用白石灰水写标语，左边写的是：“坚决打倒四人帮！”右边写的是：“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道路奋勇……”

罗永刚脸上溅满了石灰水，星星点点的，麻雀屎一样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写得很认真、很投入，李玉芝走到跟前，他也没回头。这时候他正在用力在写“前”字。

李玉芝说：“大秀才，忙呢？”

罗永刚还是没转脸，接着写“进”字，嘴上说：“马上就好。”

李玉芝说：“不急，不急，你写你写！”

罗永刚写完了“进”字，繁体的，接着又写了一个“！”，写得很长很大，让李玉芝想到白杨树上拴的那匹种马肚皮下面拖着的玩意儿，不禁想笑，却忍住了，于是说：“瞧，这字写得真好！”

这时候，罗永刚扭过脸来，见是李玉芝，说：“哎哟，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刚才那个妇女呢。”

李玉芝说：“哟！看来，到你这来的妇女真不少啊！”

罗永刚说：“没有，没有。这么回事，街北头小赵庄的一个妇女，她家的母猪来配种，要赊账，跟我商量。我说那不管，这是公家的事，不赊账！”

李玉芝说：“噢，那是不能。我以为大秀才，当了国家干部，吃了商品粮，不认老同学了。”

罗永刚憨憨一笑，说：“哪能呢？！回屋坐吧。”

李玉芝跟着罗永刚往回走，走到最后面一排房子最里面一个门，门旁挂一块小牌子，“技术重地，闲人免进”。李玉芝一看稍稍停一下，罗永刚笑笑说，没事没事！李玉芝这才抬脚进了门。进了屋一看，靠后墙脚支一只煤球炉，旁边一个小案板，上面堆着锅碗用具，紧挨着案板，放着两把小椅子，椅子把上用红

漆写着“农技”二字，也没发现有什么技术重地的样子。扭脸再一看，对面墙上挂了好多图，都是畜生交配的图，猪、马、牛、羊、驴，彩色的，画得跟真的一样，不好意思多看，就把目光投向里屋。里屋有一张床，床上铺着“太平洋”布单子，两床印花棉被子，床头堆着几摞书，床底下摆着两双旧鞋，倒是干干净净的。

罗永刚洗了脸回来，四处找杯子给李玉芝倒水。李玉芝说：“不渴。”罗永刚说：“不喝也要倒，焐焐手吧。”罗永刚东翻西翻没有找到合适的杯子，就把刷牙用的小号搪瓷缸子拿来，倒了大半缸子开水，递给李玉芝。李玉芝接过来，焐在手里并没喝，热气带来一股清香的牙膏味。罗永刚可能真是口渴了，自己倒了一碗水，呼呼地一直喝着。李玉芝本想好好跟罗永刚叙叙的，可是坐下来之后，突然觉得没话了。因为正好坐在挂图的对面，李玉芝不好意思抬头，就看着自己的脚上的棉鞋，好像棉鞋是偷来的一样。

罗永刚说：“大腊月的，有啥事？”

李玉芝说：“到这里来还能有啥事？这大腊月的，俺家的小白猪‘打圈子’了。你说邪怪不邪怪！”

罗永刚说：“噢，有啥邪怪的，这一阵子猪‘打圈子’的多得很。今年暖冬，家畜发情期提前，也是正常的。”

李玉芝说：“我就说嘛，过去哪见过，就觉得邪怪了。”

罗永刚说：“牵来了吗？”

李玉芝说：“就拴在院里。”

罗永刚说：“配种可有讲究。咱站里现在有三种猪，一种长白猪，一种巴克夏猪，还有一种约克夏猪，你选哪一种？”

李玉芝说：“长白猪听说过，那两个啥克，没听说过，也不知道哪种好。”

罗永刚说：“咋说呢，这三种猪都是优良品种，各有各的好处吧，一两句话也说不清。这样吧，你先来看看这些图，上边有说明。”

罗永刚说着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对面墙下，指着图开始介绍。李玉芝也站起来，眼睛却躲躲闪闪不好意思看，只是装模作样不停地点头。罗永刚没有看出李玉芝的不便，自顾自陶醉在自己的业务里。李玉芝没有想到罗永刚会这么能说，虽然说的她大部分都听不太明白，还是觉得很深。好不容易，罗永刚总算说完了，问：“你看选哪一种？”

李玉芝说：“不选了，反正我不太懂。你当家，你说哪种就哪种。”